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竹雲題跋卷三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録監生臣蔣厚傳

竹雲題跋卷三

吏科給事中王澍撰

歐陽率更醴泉銘

筋骨血肉精神氣脉八者全具而後可為人書亦猶是俗子作書但有血肉都無筋骨墨豬爾高手矯之而過遂至枯朽骨立所謂楚則失矣齊亦未為得也每見為率更者多方整枯燥了乏生韻不知率更風骨内柔神

明外朗清和秀潤風韻絶人自右軍來未有骨秀神清如率更者醴泉銘乃其奉詔所作尤是絶用意書比于邕師塔銘肅括處同而此更朗暢矣余為人臨自南北來凡數十本多欲追取其風姿不徒貌其形似五輯多元賞知必契余斯語

虞永興破邪論叙

虞永興書筋力内涵風姿外朗如有道之士世人不能一毫嬰之獨破邪論序筆韻清迥與率更為近然自宋

迄今摹刻以百數亡有佳者今所見唯宋僧希白潭帖所刻畧得筆意余兹所臨亦但據潭帖追摹未知究與永興當否也

歐陽蘭臺道因法師碑

歐褚兩家書多自隸出而率更得之尤多故風骨遒勁如孤峯峭壁有不可犯之色蘭臺一禀家學作書多用此法但時出鋒稜每以峭快斬截為工則不免筋骨太露乏和明渾勁之度耳余此書叅取率更風韻損其圭

角出以温雅以退為進以離為合乃適得其正凡臨古人書不可不知此語

褚摹蘭亭真蹟

右褚摹墨蹟拙存老友自泰中摹得之後有米老詩一首蓋是寶晉齋中珍秘之物余按褚公書昔人稱其字裏金生行間玉潤如瑶臺嬋娟不勝羅綺其所摹蘭亭動多姿態比於定武則歐為有道正士而褚則絕代佳人矣此本筆力縱横排奡有不可控勒之勢與尋常褚

本不同疑是米老所作託諸褚公以傳者葢風姿朗秀褚米所同而褚則淵靜此較飛動時代為之在作者亦不自意其然也後詩寄言好事但賞佳俗說紛紛那有是亦明以後生求褚者為好奇可笑葢已畧逗端倪矣余此語初似不經諦審實確未知吾拙存謂之然否拙存曰當時有米臨褚墨蹟絶類頫上本此之蒼渾非漫仕所能為也且快然自足快字褚本乃重筆㢤過至米臨竟作快字不知當時何故不留心乃爾㢤字直乃

改筆今聖教集字似飛白亦可疑且諸本押縫無僧字
米臨則有之想其臨本不一余所見二本同時確有異
同姑存俟參訂

褚摹蘭亭

米老得褚摹墨蹟對紫金浮玉裁為袖珍每一行分作
兩行為五十六行手裝成卷今此卷尚存海寧陳宗伯
家往在京時曾從借觀自七行盛字起至九行盛字止
凡闕三十五字蓋董宗伯質於陳時所掣去者也余以

褚摹别本補之其行列亦仍還二十八行之舊米老剪碎乃其生平恨事余故特為補其闕

米老三跋詭異飛動余幼時輙喜臨之余學米書從此起自後每為米書皆默擬此三跋筆法無不似者輒自謂腕有元章鬼亦可知用力深處便舉手得也

褚河南雁塔聖教序

董廣川稱河南書學逸少踈瘦勁鍊不減銅筩等語此聖教序今在西安府南六百里慈恩寺塔下序記分兩

石東西兩龕覆之序右行記左行序字差小記字差大蓋序書于永徽四年十月記書于十二月非一時故也評者謂此書如瑤臺青瑣窅映春林嬋娟美女不勝羅綺此僅得褚書之貌耳河南連諍立武昭儀引義極諫叩頭流血置笏于地曰還陛下笏此其骨幹與鐵石何異宜其筆法瘦勁如鐵線綰成所謂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評者但以輕弱相擬非知褚公者也按舊唐書公以永徽九年進封河南郡公尋坐事出為同州刺史三年

徵拜吏部尚書則此記序乃是同州召還後所作其稱
臣者郭引伯言以御製文非奉勑書是也序以十月書
銜稱中書令記以十二月書銜改稱尚書右僕射意其
代張行成為尚書右僕射在十月後而史不及詳也
康熙己丑余授徒常州唐丈若營以舊本來葢唐氏半
園所藏也記完序闕一百三十八字以新榻補之壬寅
劉庶常河南自陝還京師以一本見遺榻法精良墨光
如漆惟左下方有十字微損耳餘皆絲髮完好如新刻

成者余並珍之

褚河南同州聖教序

褚河南聖教序有三本行書一楷書二行書立石在懷仁集右軍書時二十餘年前為宋道君瘦金書之祖今已亡之惟二楷書尚在一在雁塔一在同州在雁塔者乃其原本在同州者則河南既歿後好事者以河南嘗刺同州故以雁塔本更刻一石以志甘棠不忘之義也按舊唐書遂良以永徽六年諫立武昭儀為后貶潭州

都督顯慶二年轉桂州都督尋貶愛州刺史明年卒于
愛州至龍朔三年去遂良之卒已五年矣其爲後人覆
刻無疑余嘗以兩本逐字對校結體無異唯筆法麁細
不同當由覆刻者失真故耳王元美疑爲遂良嘗書之
至是始摹搨上石郭引伯疑爲兩碑皆非公手書公歿
後習褚者摹雁塔習歐者摹同州故各具一氣骨風韻
趙子函又謂同州勝雁塔都是夢語玩後款但記立碑
年月不稱官爵至大唐褚遂良書在同州倅廳十一字

并不復摹褚書古人質直明示此本為覆刻而觀之者皆不之省横生多少閑議論可發一笑

余得萬歷間舊本糢糊不可奈及在京師汪退谷以新搨一本遺余氊蠟既佳字尤清楚勝舊搨十倍問之退谷云曾至同州親為洗剔亭以覆之乃知唐人碑碣尚得好事者精意氊蠟皆可十倍舊搨惟恨陜人以惡烟麤紙率略搨賣以為衣食資則全汩本來耳退谷又言碑字刻法皆直下畫底皆方深得漢人手意然刻既精

妙如此而傳摹反至失真何歟

褚河南倪寛贊

褚公倪寛贊墨蹟曾於京師見之其用筆之妙具如拙存所言但謂其兩聖教遜此沈著則恐未是此之沈著易見彼之沈著難求正惟力透紙背故能離紙一寸沈著之至至於超絶乃為真正沈著也拙存尚未見及此耳余故特書于後為我拙存更下一砭

附録拙存跋曰恭壽先生曾見褚公倪寛贊墨蹟背臨

一本示余姿態綽約余斂手拱視嘆為奇絶西至關中余亦幸得真蹟寓目遂盡心摹之大約横畫發筆以重取勢其收處輕圓意足鈎俱藏鋒若垂露波則用全力直出如刀削不使輕飃拖沓亦多燥墨至其點畫時帶隸意或細若絲髮而不弱或肥似肉勝而不滯應推河南第一奇蹟但未知聖教二碑墨本又何如似彼飛動處太多反遜此沈著耳

褚河南倪寬賛墨蹟蒼巖梁相國所藏黃文獻揭伯防

以下七跋皆亡之想其先為庸工剪去耳昔人論作書一須人品高二須師法古三須用力勁貞觀中遂良官諫議大夫兼起居注文皇嘗問曰朕有不善卿亦記否對曰守道不如守官職在載筆君舉必書持此直亮風節故其為書外露柔閑中含壬勁評者但目為瑤臺青瑣春林羅綺皮相之論也書法以人為本無其本而但效其書縱使無筆不似亦優孟衣冠耳學其書而得其所以書斯善學古人者矣

中間刮去五字三為宏兩為玄玄者宋始祖諱宏者宋宣祖諱也

去年八月九日稲兒生日以魯公自書告與之今年八月九日以褚中令倪寛賛與之俾合為一卷裝于顔告之前二公皆唐室藎臣足為來者法而中令世次先於顔公故也

褚河南文皇哀冊

文皇哀冊米虎兒以為河南書喬簣成但以為唐人書

自宋潛溪以來俱如虎兒所鑒無復異說按河南書評者謂其如瑤臺嬋娟不勝羅綺此冊折旋容止灑落藴藉有出塵之姿自非河南不能然玩其筆何其神似米老也米書出自河南豈元章嘗效之而虎兒遂題為河南以惑鑒者耶余出此語雖未敢遽以為定要之正自有見後有解人決不以余言為謬也

褚河南隨清娛墓誌銘

河南此銘純祖蘭亭當時奉詔摹搨惟河南最多故隨

筆流露如此余以辛夘秋得宋本於江寧承恩寺前乃吾家鬱岡祖本㝷為陳生潛豈取去令以鬱岡本追摹其意臨之

魏棲梧善才寺碑

魏棲梧此碑涿鹿馮相國所藏題作褚河南曩嘗借玩十許日以其隱僻未由考證然按文義不能無疑遂書其後云前款書河南褚遂良遂良錢塘人封河南郡公非河南人也可疑一也舊唐書遂良以永徽元年出為

同州刺史三年徵拜吏部尚書顯慶三年卒於愛州至
神龍改元遂良卒已四十八年矣可疑二也中宗即位
建元神龍纔兩年即改景龍無十一年可疑三也武后
稱制後遂良之卒二十七年於時未有則天之號可疑
四也碑云律師以大唐七年九月五日卒緊云大唐不
名何年後有元開震驚等語元開二字文義不屬疑是
開元當時作偽者亦心知開元年號與遂良不符故諱
之而特錯亂其字耳可疑五也據此則此碑決非河南

書然其筆法便娟秀朠真覺字裏金生行間玉潤酷似河南又淵字世字皆有闕筆的是唐人習褚者所書後來好事家以其跡似褚又不細考其世次本末但竄取碑字湊集成文而割裂他碑褚欵以便售利耳不然如碑中所不合處雖千百世後略識字人尚不應一誤至此況唐人乎又況褚河南乎令以此碑印之聖教雖筆法相似而聖教娟秀中有肅括意此則太縱逸矣余以其世所希有故特仍其舊臨此一本而為辨其僞如此

涿鹿相國盛推此碑以為河南書未一二見特弗深考耳後以雍正六年八月二十七日閱趙明誠金石録第五卷目録云九百八十六唐文蕩律師碑下注盧涣譔魏栖梧正書開元十三年十月乃知此碑果非褚公書余之所疑一一是也遂改題為魏栖梧善才寺碑十載疑團一旦氷釋為之大快

褚河南高士賛

河南此碑世所未見余以康熙辛卯秋獲自金陵前輩

何義門徐魯南兩先生見之嘆為希覯藏之篋笥幾二十年矣今日陰雨獨坐北窗臨此一本破悶

僕以善才寺碑為非褚公書疑是後人集褚所作及閱趙氏金石録乃知果魏栖梧書竊謂此碑當亦猶是筆力短弱無褚公懸崖撒手游行自在之趣風力又出善才下不獨永徽二年辛亥誤書甲寅為可見其謬也義門魯南一見深許特未暇深考耳

唐朝散大夫陸柬之書

陸司議為虞永興甥馮具區以為顔平原甥不直一笑也少時書學舅氏晚乃上法二王張懷瓘謂一覽未窮研始精妙處可見此五言蘭亭詩蓋臨右軍者據渠鄉蘭亭博議前尚有臨右軍蘭亭序惜不傳也

此書開米老之先

唐蕭瑀書

蕭太保書唯淳熙祕閣續帖中有此一詩筆力朕健卷軸之氣流溢毫端史稱其愛經術善屬文乃詩思轉弱

何歟豈唐初風氣未開雖愛經術者亦不能不為時所局乎余以其書特少故悉意臨之若其詩固不足録也

唐孫思邈書

孫華原人品高潔不可榮以禄累徵不起壽百餘歳神仙人也此兩行見於秘閣續法帖中想其丰裁超然有塵外之致魏晉以來門法入其手都無所用真是矌絶

王方慶萬歳通天進帖

唐摹萬歳通天進帖今藏

武英殿曩在史館於入直時常得見之白麻紙雙鈎廓填精妙絕似一筆書無一毫痕跡真絕品也此卷有明嘉靖間藏錫山華氏勒石真賞齋摹搨精良為有明刻帖第一文氏停雲我宗鬱岡都從華本覆刻不逮遠甚江陰沈凡民廿年前贈我火前初本攜入殿廷與墨蹟細校絲毫不失今對真賞齋帖臨此卷如對真蹟細意摹取矣

按唐朝叙録神功元年五月上謂鳳閣侍郎王方慶曰

卿家多書合有右軍遺蹟方慶奏曰臣十代再從伯祖羲之書先有四十餘紙貞觀十二年太宗購求先臣並以進訖惟有一卷現在今進臣十一代祖導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曇首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寶五代祖騫高祖規曾祖褒并九代三從伯祖晉中書令王獻之已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並進上謂方慶曰此卿家世守奪之不仁乃命善書者廓填成卷仍命方慶正書標二十八人官世諡九賓觀於武成殿而以墨蹟卷還

方慶仍令中書舍人崔融爲寶章集以叙其事復以集賜方慶當時以爲榮故竇臮述書賦有順天經而永保先業從人欲而不顧兼金之句臮說文衆辭與也從㐺自聲其𦍩切岳跋稱竇泉倦翁誤也此帖原二十八人令止存六人十帖已亡其二十有二其十帖中王僧䖍已下兩帖帖存而題署已失尊體安和帖竟不知何氏書按董廣川寶章集跋當時方慶所集大小差次不能比櫛相倫隨其高下廣狹爲卷其後散落人間各復

一一得之淳化所上帖已有雜出是集者元符中秘閣復以至道後逮紹聖間所購書摹石寳章集盡刻之故廣川據寳章集所刻取淳化秘閣兩帖標出别為一帖名之曰寳章集惜未見此集無能知為何帖他日倘得寳章舊本取淳化秘閣本盡摹之以還二十八人之舊亦大快事也

李懷琳仿絶交書

李懷琳所仿絶交書比於右軍則勢較縱逸矣然不失

右軍門法其縱逸者時代爲之其縱逸而不失則學力所到也右軍以後草書種子未亡賴有此耳

張彦遠言昔嵇叔夜自書絶交書數紙人以右軍數帖來易惜不與之則叔夜自有書矣後跋二行有晉右軍字不知何人書則又目爲右軍及讀竇泉述書賦則云乃有懷琳厥跡疎放假他人之姓氏作自巳之形狀故黄伯思湯容庵諸公皆據此爲懷琳仿書以至於今曽無異議然懷琳生於唐時不應有梁天監三年進入欵

豈懷琳倣此并其後欵而倣之與疑不能明也世既盡目以為懷琳書余亦姑仍其舊聊為此説用以存疑

孫過庭書譜

右軍以後無草書雖大令親炙趨庭之訓亦已非復乃翁門仭顛素以降則奔逸太過所謂驚蛇走虺勢入户驟雨旋風聲滿堂者不免永墮異趣矣孫虔禮謂子敬已下莫不鼓努為力標置成體内不足者勢外張匪直世降風移之故也余論草書須心氣和平斂入規矩使

一波一磔亡不堅正乃為不失右軍尺度少一縱逸即偭規改錯惡道坌出米老譏顛素謂但可懸之酒肆非過論也隋唐以降惟永師千文孫虔禮書譜為得草書之正雖變化不及右軍而格律嚴謹無鼓努驚奔之態猶見中郎虎賁虔禮云沒草書種子絕矣往在天津見書譜真蹟圓勁古雅遠出停雲館上余少叅以右軍十七帖筆法臨此一本中有闕失處以武進横野洲鄭氏本補足之於是書譜遂完

世所傳虔禮草書有數種千文及景福殿賦皆妍媚不足録惟書譜甚有名於時曩于武進見横野洲鄭氏本神清韻古為書譜石刻第一及見真蹟雖字形不殊而精神全別不知當年刻本何遽異同若此豈或別有本耶後人臨摹故有不同也前題書譜卷上後語云譔成六篇分為兩卷意所謂六篇者乃是其譜今已亡之此特存其序論耳然書法微妙亦已宣洩殆盡學者但於此邃心求之即不得其門者或寡矣

歐虞褚薛各得右軍之一體惟孫虔禮步趨不失尺寸所謂具體而微未達一間者也然歐虞諸公當文皇全盛時君臣賡和聲聞休暢虔禮少出虞褚之後及其學既成而文皇晏駕矣以此名出歐虞下豈其學遽弗及遇之幸不幸有數存焉耳然隋珠和璧光價豈與時增減書譜一卷至今與廟堂醴泉等碑並駕爭先到此覺時數失權物故自有真

唐文皇論右軍謂烟霏霧結狀欲斷而還連鳳翥龍蟠

跡似奇而反正正如春夏秋冬因時變易所以不激不隨而變化自足風規自遠有意求變即非能變元章謂張顛俗子變亂古法驚諸凡夫自有識者懷素平淡少到天成而時代壓之不能高古虔禮去右軍未遠顛素未興繩尺步趨不失毫髮所以右軍風流未全歇絶猶日時之有閏雖不當節自得暄涼之正也從此求右軍乃可得門而入

勁如鐵軟如綿須知不是兩語圓中規方中矩須知不

是兩筆吾於書譜得之
歐褚離紙一寸顏柳透過紙背惟右軍恰好到紙虔禮
書譜其庶乎然不免著紙矣只緣少變化故
或者云善學柳下惠莫如魯男子有右軍即不可無顛
素循塗守轍正不如獨開生面也余謂魯男子正也柳
下惠變之正也謂善學柳下惠莫如魯男子則可謂善
學魯男子莫如柳下惠可乎歐虞以來皆能自闢新規
不欲復存右軍一筆然皆變不失正如大令之於右軍

不過稍加縱焉耳吾猶且少之至顛素則偭規矩而改錯矣抉破右軍十重圍欲自成一隊卒至草法湮絶爲沿門擱黑者開先路實惟顛素之咎

筆力能透紙背方能離紙一寸故知虞褚顔柳不是兩家書至筆力恰好及紙則須是天工至人巧錯天地中和之氣絪緼薈萃於指腕之間乃能得之有數存焉耳

竇臮述書賦譏虞禮書千體一類一字萬同余桉書譜之不及右軍不過少其變化耳若其步趨山陰則儼然

登堂矣觀其前半筆力專謹直亦自擬右軍適嗣入後勢益縱逸韻益古雅豈惟渴驥游龍直亦商彝周鼎矣余臨此凡三卷前兩卷得其專謹失其縱逸此卷乃并其古雅之趣而盡得之禪門所謂不求法脫不為法縛至此正未可以智巧爭已

唐碧落碑

碧落碑今在絳州高祖第十一子韓王元嘉諸男為追薦其母房太妃所立者也尚書故實謂陳惟玉書洛中

紀異録謂追薦像成忽二道士來自謂天下能篆書者李聽所為則扃戶三日乃開化二白鶴飛去篆文宛然像背此說不經必訓兄弟當時欲神其說以驚衆故托為此言耳又世傳李陽冰覽之七日不忍去學之十二年不成亦不足據蓋後世淺陋之夫見其篆法奇古欲抑李監以張之實則任意雕巧筆力凡弱上壞三代古法下開後世惡道陽冰筆法直逼斯喜如此碑者正不足當其一笑乃肯坐卧其下乎碑名碧落李漢謂終於

碧落故以為名今碑文完好可讀未嘗終於碧落字惟李肇所謂碧落觀者得之碧落觀至開元間始改名龍興寺也文初在天尊像背後乃别刻之石今像已亡所流傳者皆别刻本也元嘉六子碑止列四舊唐書稱頴川王訓早卒新唐書又稱上黨公諶早卒彼此互異蓋流傳誤耳

唐狄仁傑書

徐浩古蹟記大足中則天太后賞納言狄仁傑能書仁

傑曰臣自幼以來不見好本只率愚性何由能得則天乃内出二王真蹟二十卷遣五品中使示諸宰相此孟冬帖乃梁公晚歲之作曽見二王墨妙故清挺超詣有黄庭樂毅風格梁公勲葢天地忠貫日月雖不能書千載以後見其遺跡尚當拱璧奉之况其精妙有如此者乎

張九齡告

九齡唐賢相也開元廿三年正月與裴耀卿李林甫同

日柄用明皇能知九齡之賢不能專心委任乃以林甫參雜其間可謂偵矣未幾九齡果遭貶而林甫晉爵晉國公君子小人薰蕕並列未有不為所擠者君實為之小人何有為之一嘅

徐季海書朱巨川告

米氏書史書魯公朱巨川告後云又一告類徐浩書在邑人王衷處據此則米老但以為似徐書未遽以為季海也至鮮于困學始據宣和書譜斷然以為季海書董

思白遂推為李海真得意作實則視其所書不空和尚碑才十得三四耳

李陽冰譙卦

篆學之亡四百餘年矣有明一代惟西涯李相國筆法圓健而不免傷肥文待詔能瘦差足步子昂後塵而風格緩弱無沈冥坱扎之意下逮趙寒山則俗氣撲面不可向邇矣吾嘗說谷口賊隸寒山賊篆世有解人定不河漢我言也篆書有三要一曰圓二曰瘦三曰參差圓

乃勁瘦乃腴參差乃整齊三者失其一奴書耳史籀石鼓從心不踰篆書之聖也斯喜妙跡淪絶至唐李少温上追孔轍下襲斯法篆學于是中起謙卦尤其奇絶之作運筆如蠶吐絲骨力如綿裹鐵舒元輿所謂虫食鳥步鐵石隅壁龍池䮘鮮鱗甲活動者于此見之壇山石刻適嗣也三十年來望而驚怖不敢涉筆今年新正息心閉關日摹數字竭半月之力始成此卷於少温殘雪滴溜之妙頗有契處恨不能起少温於九原一質正之

李陽冰縉雲城隍廟碑

縉雲城隍廟碑為陽冰有名之書歐陽公以為視陽冰他篆特為奇瘦趙子函亦云瘦細偉勁飛動若神顧世間傳本甚少今春正月江陰老友沈凡民過余九峰精舍云藏得一本急從借觀踈瘦圓勁果出三墳先塋等碑之上吾宗止言精摹一本毛髮惟肖余即以止言為粉本摹之

五日不雨日字以曰為日篆法日从○象形也曰古三

切從口含一象口食物也以甘為日誤巔字上無山詩首陽之顚顚頂加山俗字又山宜作凵今作山乃嵩豈等字之頭亦誤

李陽冰慧山聽松二篆字

按錫山志慧山寺有石床在殿前月臺下長可五尺廣厚半之上平可供偃仰故名石床頂側有聽松二篆字傳是唐李陽冰筆蒼潤有古色斷非陽冰不能唐皮日休詩殿前日暮高風起松子聲聲打石床是也雍正六

年三月余率同志往搨此書一時觀者列如堵墻蓋歷埋經久莫有過而拂拭者驟見搥搨故遂驚為盛事也右有楷䟦十數行日久磨蝕不可復識悵悒良未有已

李陽冰殘字

右李陽冰殘字二種載淳熈續法帖中陽冰篆法直追斯喜顧在唐時已自殘闕失次不可多得如此淳熈續法帖最稱名刻而此二十六字乃不及陽冰他碑類帖多傳摹失真雖古刻亦不能免為可歎也

唐經生書靈飛經

靈飛經自宋元來不著至有明萬歷中始有名於時董思白深愛此書目爲鍾可大每欲寫法華經必凝觀許時而後書之余按後欵稱大洞三景弟子玉真長公主可大生平未有斯號則知非可大書余得唐經生書三彌底部論于淮陰與此經字形筆法無毫髮異其非鍾可大書無疑又鍾書楊歷碑稱義男鍾紹京銘并書歷中官楊思勖父也可大身爲宰相取媚閹人至以義父

事其父可謂陋矣雖果出可大吾猶削之況決非是乎

思白位高名重妄以己意題署百餘年來無敢有異論

余故特正其譌

唐明皇紀泰山銘

唐人隷書多尚方整與漢法異惟徐季海嵩陽觀碑明

皇紀泰山銘為得漢人遺意孝經注肉重骨柔弗及也

明皇以開元十三年九月禁奏祥瑞可謂得治理矣曾

未數月遽有封泰山之舉先後截然如出兩人侈心一

萌遂以釀成天寶之禍詩云相彼雨雪先集維霰泰山一舉蓋唐治亂之幾自此決之矣雖其銘辭未嘗不兢兢於多前功闕後患然方寸一動寖尋猖獗不可復救所謂毫末不治相尋斧柯君子以為貴謹其幾也是時張說創為此議導君于奢假使姚宋當國必無是舉用人一不當國之興廢以之可不慎乎碑在泰山之巔御製御書字大如掌摩崖勒石蓋自漢以來碑碣之雄壯未有及者曩在京時新建裘魯青遺我一本手自剪帖

裝成卷冊愛玩不舍下截糢糊百餘字當由歲久水土侵蝕或爲樵夫牧豎所擊傷王元美以爲搨工惡寒篝火燒殘竊意泰山高寒冬時决不可搨必無篝火燒殘之理傍有蘇丞相題東封頌閩人林焞竊朱子忠孝廉節四大字爲巳書鐫刻其上以致損壞俗夫妄意留名徒慱千古笑駡可恨可恨

唐明皇批荅裴耀卿等奏狀

按唐史開元廿二年冬十二月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斬

契丹主屈烈及可突汗上美守珪之功欲以為相張九齡諫阻之及明年裴耀卿等上狀請宣付史館勒碑作頌上顧不許豈有見於九齡之言故特加斂抑歟方是時楊氏未興王心未蕩故猶能因九齡之一言而功不自有如此此開元之治所以為盛而大臣之有益於國其功為大也

奏狀三人銜名並列董氏戲鴻帖據狀末臣耀卿上狀之語獨標以為耀卿書臆決之論也唐自太宗崇尚書

法當時大小臣工無不皆能書者此狀實兼有樂毅內景之長而於內景得之尤切何必專家即此便足名一世矣戲鴻刻本亦據淳熙續帖而字形大小不同首行五字脫失不省當年何據草率乃爾不可解也

明皇批答之末有桓山之頌復在于茲之語見者不省所謂按王大令有桓山之頌梁天福元年洛陽修城得之碑裂不全止存桓山頌獻之銘六字刻絳帖中可按而得也明皇書出大令於桓山碑尤所攀仰曩見其孝

經批答以為絕似桓山碑今見此答益信明皇行書果出桓山一點一拂無不適肖當時桓山之碑已不復全此書乃大似之故不覺沾沾自喜以為桓山之頌復在於兹耳

汝帖唐初四家

宋王寀輔道守汝州雜取各帖中篆隷行楷為十二卷多湊集殘斷不具首尾故黄長睿深詆之獨第十卷初唐四家首尾完具可觀此又𨱔蠟最古比之宋渡江以

後諸刻圓勁有神采信可寶玩也

唐李徳裕與表弟書

文饒相業大有可觀徒以威權太盛至於天子有顧我毛髪森竪之語宜其不克令終也及貶崖州不能義命自安乃抑鬱不自聊賴一至於此旋卒貶所實自為之又何尤焉東坡謫儋耳嘯歌自得卒致身名俱泰竟以壽終嗚呼彼獨非貶斥者哉

顔魯公中興頌

有唐一代碑版顔魯公最多率以雄厚勝獨中興頌及宋廣平二碑瀏灕頓挫態出字外臨書者正未可以輕心掉之也余為此書初尚雄快及細玩原刻乃知前者矜意太勝如子路初見夫子未為升堂弟子也智過於師方名得髓凡臨摹古人須令透一步翻一局乃得恰合所謂善學柳下惠莫如魯男子也余臨此碑正以不及一分為透過一步處世有解人必契余斯言

顔魯公宋廣平碑幷碑側記

顔書多以沈雄痛快為工獨宋廣平碑紆餘佚蕩以韻度勝東坡元章皆謂顔書自褚出此碑尤覺全體呈露碑側記無意求工而規矩之外别具勝趣尤是顔書第一合作蓋前碑直入神品而碑側更居逸品矣史稱宋璟剛正過于姚崇元宗素所尊憚以璟之忠直而魯公為之碑兩公人品不殊并顔書可稱三絶然廣平以剛正得全而魯公竟以剛正為盧杞所忌至擠以死遇之幸不幸蓋有天焉而君臣遇合之難此亦可以觀矣

按年譜顏公以大歷三年除撫州刺史時公年六十大歷七年九月除湖州刺史碑正書於七年九月除湖州刺史蓋當書碑時未有湖州之命也又六年當大歷十三年公由刑部尚書改吏部尚書時公年七十始有廣平碑側之記先是顏公以天寶八載遷殿中侍御史於時宋公第四子渾官中丞為御史吉溫所誣謫賀州欲請御製碑文緣此中止大歷五年十二月宋公第七子華之子儼以顏公嘗為中丞屬吏遂請製碑閱二年而

公至東京除書未至居閑多暇始為書之及刺湖州復製碑側記未及刻而宋公第八子衡復有沙州之謫至十二年十一月衡自吐蕃還朝明年春乃續書而刻之自大歴二年至十三年凡經九年而碑始完葢廣平為人魯公所特矜重故於其碑也不憚詳書深考必至無有闕遺乃止非由宋公能持天下之正以佐唐中興焉得有此功在社稷名垂古今實自致之寧有倖乎

按新史宰相世系表宋公八子與顔碑同舊史僅載其

六而無復延又碑文八子俱載而但稱公有七子非緣筆誤當由復先公而卒故碑側亦稱第三子渾不稱四也而復稱第八子衛者公實有八子存者乃七數之則八核之則七也然公八子皆以贓私淫穢敗乃門閥廣平風教無復存者名有八子實竟無後自古名臣往往而然天道不可知一至于此豈不惜夫

宋公有名無字新舊史皆同顏碑亦復闕如宋公為唐室名臣其孫屬魯公為之碑且碑之成在宋公之薨不

過三十五年而其祖之字已不能舉如此不可解已
按碑與史不同處碑稱父元撫贈户部尚書舊史作贈
邢州刺史碑云俄拜朝散大夫新舊史俱無之碑云中
宗將幸西京深雲北鄙乃兼檢校并州大都督府長史
新史但云詔璟權檢校并州長史不稱將幸西京碑云
四年還吏部兼黄門監五年復兼侍中舊史則云官名
改易為侍中碑云十三年駕幸東都新舊史俱作十二
年又新史云東巡泰山不云駕幸東都更與舊史及碑

文異碑云二十一年抗疏告老新舊史俱作二十年碑云其年駕幸洛陽舊史作二十二年駕幸東都凡此皆足以證史書之誤廣平勳業著日月咸名冠宇宙顏碑名並典籍書儷篆籀較然在人耳目之前而互有異同如此碑側記所載三事皆於公大有關係而新舊史並闕之所未解已

又碑文與集中不同處碑云夢大鳥銜書吐公口中而吞之集作吞之碑云異而召還集作后異而召還碑云

貴近不宜與執政通問集作不宜與執法通同碑云公實佐奇謀集作其謀碑云中宗將幸西京集作元宗將幸西蜀碑云又為洛州長史集作尋入為洛州長史碑云東宮有大功主安得異議集本大功下多宗廟社稷主也六字碑云兼黄門監監修國史集本少一監字碑云五年復兼侍中集作改號侍中碑云明年駕幸洛陽集無駕字碑云以臣言免之集無言字碑云毋寵子異集作毋寵子受碑云手詔優遂集作優許碑云佴公而

殁集作躡公而殁又都穆金薤琳琅云建一言而天下
倚平碑作一陽今碑正作一言欲優游自免碑作優游
鄉里今碑正作自免左右震悚碑作天后震悚今碑作
左右震悚勑使馳救之碑作馳赦今碑正作馳救公感
氣詰之碑作感色今碑正作感氣駕幸洛陽碑作駕達
東都今碑正作洛陽幸字陽字猶髣髴可見馳道險隘
行不得前碑作馳道險隘車騎不得前今碑正作馳道
險隘行不前勑公覆按碑無勑字今碑正有勑字喪葬

官供碑作器葬令碑正作喪葬戊寅歲五月碑無歲字
令碑正有歲字義形言色碑作顏色令碑正作言色既
還鄴城碑還作還令碑正作還都氏之云皆與元碑不
合按碑以宋寧宗五年范致君别刻一石都氏所見必
范致君别刻本以其所見之非而轉疑元碑之是無端
自生瘡痏良可笑也
顏碑云開元十三年駕幸東都以公為西京畱守新舊
史本傳皆在十二年明年東巡泰山駕發東都蓋帝以

十二年十一月幸東都十三年十月將封泰山遂發自東都耳碑蓋欲約而言之故但云駕幸東都也綱目載為西京留守於開元四年十二月按是年帝未嘗幸東都無用留守或以明年將幸東都故先以公為留守乎又公引年致政碑在二十一年新舊史本傳皆在二十年而舊史元宗紀仍在二十一年前後自相違反宋公始終右丞相綱目誤書左丞相新舊史及本傳公之拜右丞相在開元十七年綱目闕而不書俱是疎忽

竹雲題跋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竹雲題跋卷四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錄監生臣蔣厚傳

竹雲題跋卷四

吏科給事中王澍撰

顔魯公東方朔畫像賛

魏晉以來作書者多以秀勍取姿欹側取勢獨至魯公不使巧不求媚不趨簡便不避重複規繩矩削而獨守其拙獨為其難如家廟元靜等碑皆其晚歲極矜練作也此碑書於天寶十三載距貞元元年七十有七為李

希烈所害尚三十有二年則此為四十五歲時所作乃其盛年書故神明煥發而時出姿態不失清遠耳

東坡謂魯公此碑字字臨逸少雖大小不倫而氣韻良是按右軍為王脩書東方朔畫贊脩死其母以其生平所愛納之棺中則知右軍書不傳久矣故常擬以為僞而董廣川亦謂後人為之託逸少以傳今觀魯公後記云取其字大可久不復課其工拙厚自謙抑明是自書又其文字與右軍所書多不同決知其非臨右軍書矣

安世鳳墨林快事謂此碑久毀東明穆先生古搨重刻之故其斯立等字多譌㩀此則此碑今為重刻然較文選所載原文惟弃俗作棄世神交作神友耳此外絶無譌字不省安氏所云多譌者是何刻也或其所見是南渡後榷塲所市覆本亦未可知碑首兩額皆魯公所題闕

安氏稱十二字古雅峻拔陽冰高手所不及未免譽過其實此書方整實不及陽冰余以魯公篆隷絶少故并臨之

東坡用墨如糊云須湛湛如小兒目精乃佳古人作書未有不濃用墨者晨興即磨墨升許以供一日之用及其用也則但取墨華而棄其滓穢故墨彩艶發氣韻深厚至數百年猶黑如漆而餘香不散也至董文敏以畫家用墨之法作書於是始尚淡墨雖一時韻味冲勝及其久也則黯黮無色矣要其矜意之書究亦未有不濃用墨者觀者未之察耳

按舊唐書楊國忠怒公不附已出為平原太守平原去

范陽不遠爲祿山東戸是時祿山反兆已萌公託霖雨修城池料丁壯儲廪實乃陽會文士泛舟外池飲酒賦詩祿山以爲書生易之遂不爲防而竟爲之所困此碑立于天寶十三載距祿山之反一載耳而斤斤爲此不急之務大書深刻惟恐後時盖即當時飲酒賦詩之意明示祿山以書生所急不過如此使祿山以爲不足慮而後可圖大計耳盖公之用意深曲一至於此千百載後覽此碑者但賞其書法之佳豈知公之苦心有不可

明言者哉余故特表而出之使覽此碑者直當比于常山齒擊賊笏未可但以書目之也

顔魯公送蔡明遠叙

此書堅剛如鐵而用筆一正一偏釵脚屋漏之妙宣洩殆盡山谷極力追之不能得其彷彿余何人斯乃竟放筆效之無乃太不知量也歟

按年譜乾元二年公年五十一六月自饒州移刺昇州充浙西節度使兼江寧軍使昇州即江寧郡也公與蔡

明逺帖中及來江右中止金陵等語則知此帖當在是年公以去年十月刺饒州明逺即從趨事今來江右又復千里饋餉轉輸不絶公深徳之故有此序也

顔魯公送劉太冲叙

劉太冲帖碧牋書宋時為唐垧所收其子常語米老謂與智永千文柳公權等書同葬則世間已無此帖矣而董思翁跋又謂在趙中舍士楨家當時有宻為王詵購去之語豈果為晉卿所得故流傳至今耶又米氏書史

稱垧將才不偶命而得其無隣九字剪去今此帖九字無恙獨闕首行五字不可解也葢唐人善鉤摹或別有搨本亦未可定顔書多適古釵脚屋漏之趣時時流露於行墨之間此叙獨秀潤有姿態為顔書最宜人之作

余在京時曽臨一本以未能匠意毀去更臨之

此序不記所作之年按序中有秦淮頂潮句溪春水之語亦當在刺江寧時公以乾元二年六月自饒州移刺江寧明年二月追為刑部侍郎在江寧者僅八月則知

此序與送蔡明遠叙同時皆當在乾元二年也又序中言昔在平原拒胡羯而請與從事乃知公以平原刺史拒祿山時太冲實與有功而舊史但稱清河客李萼不及太冲非有此序則太冲一段謀畧幾沒殺千古矣則知此序關係太冲不小非直移贈而已此序碧牋書碧牋宜墨故在顔書中獨爲腴潤

顔魯公乍奉辭帖

此帖疑即報蔡明遠後帖所云乍奉辭者即前帖所謂

指期斯復也承已過逮者即過郤伯南逮也惘然珍重者即所謂行李之間深宜尚慎也兩兩相印語意正同可指而數也蓋明遠於公為大有勞故於其去也丁寧反復不能自已如此魯公作人堅剛如鐵乃于朋友之間萬分委至故知千古真君子未有不近人情者也

顔魯公乞米帖

東坡謂魯公書細筋入骨如秋鷹此乞米帖真所謂細筋入骨者也與論坐書故當是一時所作寶晉英光集

謂此帖挑踢太多無平淡天成之趣筆氣鬱結不條暢是逆旅所書愚謂此與争坐同皆圓勁古淡有游行自得之妙比於鹿脯馬病故是異流同源寶晉妄有軒輊恐非平允之論若其謂公學褚則可謂知公之深至以李太保為光顏則不直一笑矣

顔魯公與李大夫乞米鹿脯馬病等帖

寶晉英光集以李太保為光顏以穆宗初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當公為刑部尚書時光顏名位尚微不得

遽稱太保令考李光弼傳稱代宗即位拜太子太保正在廣德二年則此太保決知為光弼無疑也光弼為國元老盡力王室與魯公為氣類其從光弼乞米乞鹿脯宜其不厭于煩矣

又按此數帖皆當在廣德二年或永泰元年與論坐畧先後葢永泰二年二月公便貶峽州别駕不得復稱刑部尚書矣

顔魯公劉中使帖

此帖與裴將軍書正同魯公忠義之氣出於天性故不覺色飛神動如此希烈醜奴乃欲屈鐵可恨可惜

張丑清河書畫舫云顏真卿大字瀛洲帖爲宋宣和御府故物元初藏張可興家後具王芝鮮于樞等六跋喬簣成題名嘉靖壬辰歸錫山華中甫文徵仲爲之跋後歸檇李項氏康熙間錫山秦公子樹澧見于京師云字大如掌縱横遒古驚欲下拜今董氏戲鴻堂所刻字形差小王芝以下諸跋皆無之戲鴻所刻既拙惡又草率

不復匠心一至於此今未見他刻僅據戲鴻堂臨之正未知有合否耳

顔魯公論坐書稿

魯公論坐書稿凡七紙北宋時在長安安師文家兄弟析産以前四紙作一分三紙及鹿脯帖作一分遂離為二黄山谷從師文借得後三紙於是仍合為一東坡稱其信手自然動有姿態比公他書尤為奇特山谷亦云奇偉秀拔奄有魏晉隋唐以來風流氣骨米元章云爭

坐位帖為顏書第一字相連屬詭異飛動得于意外蓋由當時義憤勃發意不在書故天真爛然自合矩度長安所摹石雖已泐然剥蝕之餘風骨未减不比戲鴻堂草率荒畧全體盡失也余自幼酷好此書數十年來臨寫百餘本畦徑之外輒有合處此本尤更可意神氣到來不殊我自作草也

學魯公書須使盡氣力至於無所用力處乃見天則

魯公争坐位帖氣格當與蘭亭並峙然蘭亭清和醇粹

風韻宜人學之為易及旣入手却不許人容易寫得非整束精神皎然如日初出却無一筆是處爭坐奇古豪宕學之為難一旦得手即隨意所之無往不是此亦兩公骨格之所由分也

此魯公與郭英乂書英乂為尚書右僕射封定襄郡王驕蹇泰侈陰事元戎魚朝恩以固其權時郭子儀大破吐蕃於長安朝臣徳之為興道之會英乂擠八座尚書坐朝恩下公移書糾正之年譜以此書在代宗廣徳二

年按行狀公以肅宗寶應元年加上柱國廣德元年加
金紫光禄大夫是年十月吐蕃冦長安上幸陜州子儀
擊却之十二月上還京師以魚朝恩為天下觀軍容使
二年正月以公檢校刑部尚書三月進封魯郡開國公
觀公自署銜及稱朝恩為軍容者與年譜正合則知此
書正當在廣徳二年十一月蓋明年夏劒南節度使嚴
武死英乂往代之即不復在京矣顧寧人金石文字記
不知其年列此書于嚴書之後蓋未深考耳

按米氏書史爭坐帖是唐畿縣獄狀硾熟紙起草内小字是於行間添注不盡又於行下空紙邊横寫與刻本不同石刻麗存梗槩耳又袁清容集爭坐真蹟京兆安師文嘗刻以傳世吴中復守永興以安氏石未盡筆法因再模刻今此二本世未之見所見惟關中刻耳如米氏言行列已非麗存梗槩不知真蹟妙處何如使人神往又不知安氏吴氏所刻比今關中本又何如或曰今關中本即安氏所刻亦未知其是否也

東坡初見安氏全帖手搨數十本袁清容得一本於東平王氏無纖毫失真旁用眉陽蘇氏及趙郡蘇軾印記米海嶽少時亦臨一本縫有元章戲筆字印亦為袁清容所得三十年前於金壇于氏青蓮社見一本筆法大似元章與關中本不類疑即袁氏本刻石者氊蠟精妙定是古搨惜未借臨為悵悒東坡本則未見附記于此亦可知坡書之與魯公其用力精勤如此宜其落筆輒合也

顔魯公祭姪季明稿

魯公三稿皆奇而祭姪稿尤為奇絶蓋泉明以公命購杲卿季明屍于洛陽河北杲卿僅得一足季明僅得一首魯公痛其忠義身殘哀思勃發故縈紆鬱怒和血迸泪不自意其筆之所至而頓挫縱横一瀉千里遂成千古絶調想爾時祭兄杲卿亦自有稿意其雄絶處正復不減惜今不傳耳明季墨跡在吳太學用卿家刻餘清帖中為祭姪刻本第一停雲館或云米臨非魯公筆也

平生愛臨魯公三稿不惟喜其書以其可以發人忠孝之思故援毫濡墨輒覺腕底有魯公神至所謂古釵屋漏痕峻拔一角潛虛半股諸微妙不傳處筆墨之間自有契合正不足道也

顔魯公告伯父稿

山谷老人論爭坐書猶不及祭濠州刺史之妙蓋一紙半書而真行草法兼備也弇州山人云此帖與祭季明姪稿法同而頓挫鬱勃少似遜之然風神奕奕則祭季

明姪稿小似不及也按江村高氏銷夏録此稿尚在人間余未之見所見惟淳煕續帖及吾家鬱岡帖刻本筆力婉弱殊不稱魯公風骨余參取論坐祭姪兩稿筆意臨之但未知果與真跡合否耳

按留元剛年譜乾元元年公年五十歲三月除蒲州刺史先時杲卿妻妹兒女及泉明之子皆被賊拘因流落河北至是公使泉明往求之九月得姪季明首櫬故祭姪季明文有携爾首櫬及茲同還之語尋為酷吏唐旻

所誣以十月改饒州刺史至東京拜埽以骨肉歸京暨一門卹贈告於濠州伯父濠州名元孫杲卿之父世稱祭伯者非也祭姪時刺蒲州故銜稱蒲州刺史告伯時改饒州刺史又行狀及新史皆稱封丹陽開國子而兩藁公所自署皆稱開國侯乃記載所誤當以公所自署為正

顔魯公奉命帖

唐史德宗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汝州盧杞建議遣公往

宣慰之明年希烈僭偽號問儀于公公不為屈八月希
烈縊殺公于蔡公有自汝移蔡帖未之見也公幽於汝
蔡凡三年幾死者數矣義命自安始終不易及入龍興
寺自度必死乃作遺表自為墓誌此帖所謂秖縁忠勤
無有旋意中心悢悢始終不改者蓋其時書以明志之
語也或者議公年踰七十不肯致政難以言智當是時
唐室禍亂相仍殆無虛日又林甫盧杞相繼為相中外
之勢危若累卵公以五十年舊臣不忍坐視其亡而寧

以身殉此其心跡直與日月爭光者也或又議公不死於希烈僭號之時至爲希烈所殺以爲公惜希烈之陷汝僭號等反耳公不死於僭號之時與不死于陷汝之日一也豈謂公於此時尚復有偷生畏死之心哉一日不死或者朝廷匡復尚可留其身以有爲未可知也且建議遣公者杞也從杞遣公者德宗也以宗社柱石之臣投之亂賊是魯公之死君相死之耳綱目大書顔眞卿爲李希烈所殺罪君相也

按留元綱年譜魯公生於景龍元年巳酉距貞元元年乙丑年七十有七因亮行狀亦云貞元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希烈使景臻等害公於龍興寺年七十七令狐峘神道碑則云今上興元二年八月三日蹈危致命而碑末復云貞元初遇害舊史則云興元元年八月三日殺真卿然又云年七十也皆不合綱目從舊史而新史不載年月按公有自汝移蔡帖云貞元元年正月五日真卿自汝移蔡天也天之昭明其可誣乎有唐之德則不

朽耳十九日書此公之自書者的的可據當以貞元元年八月李希烈害公於龍興寺年七十七為正至或云八月二十四日或云八月三日則無須深考矣

卞氏所收偽魯公帖

卞令之少司寇收魯公自江淮帖僕以劉太冲蔡明遠寒食等帖細意對較字字皆同則知此為好事者集魯公字雙鉤所成又其所收湖州帖筆法浮蔓少力亦屬好事者仿顏面貌而為之以便售利顏書雖率爾作草

無不沈勁入骨此書殊不爾決知非魯公余此論似妄實有精鑒不虛也恐來學或未能識別聊復書之以麗於寒食帖後

懷素帖

懷素草書以小字千文為最以其用力謹嚴猶不失晉人尺度次則藏真律公三帖飛動瘦勁天真爛然雖少縱於千文然謹嚴之意故在態正不乏至于自叙則縱矣游絲連綿亦少頓折遂出藏真律公下然筆瘦神清

狂縱中尚有肅括意下逮聖母雖規模大令故饒姿態而體肥筆圓失其清遒故步外此令世所傳若笥真跡亦當在藏真律公之間餘皆不足道矣

懷素藏真聖母二帖

素師書法出自大令而縱逸過之要其過處即其不足處凡用意外張者皆內不足而以氣凌者也蓋雖大令猶不能無憾況下此者乎此兩帖為素師生平合作而藏真尤清矯拔俗律以右軍之法誠不免如前所云要

之天馬脫閑游絲獨裊故自神奇可愛矣

唐李紳告

公乘唐武宗相也以其短小精悍故世目之爲短李會昌二年由淮南節度使拜中書門下平章事此其告也公乘分司東都歷河南尹故告有河南神明等語其尹河南政治剛嚴惡少遠遁故告有方嚴寡徒豪黠屏跡等語蓋亦當時才相也然威烈之過陷于刻暴至枉殺江都尉吳湘身殁以後竟坐湘寃子孫不振固其宜矣

史稱進尚書右僕射門下侍郎告身無令又稱封趙郡公告但如舊封贊皇縣開國男耳恐史誤

李北海少林寺戒壇銘

北海書法原本大令而豪邁飛動態度過之此少林寺戒壇銘騰天淵之勢于分釐之間在北海碑刻中當居第一又末書伏靈芝刻乃北海所自鐫記托名者為當時絕矜重之作尤可寶也二十年前于淮陰程氏見一本雍正四年從老友蔣拙存行篋中得一本平生所購

惟此而已

唐歙州刺史葉慧明碑

按慧明葉法善之父法善三世為道士有攝養占卜之術睿宗即位稱法善有冥助之功故拜法善鴻臚卿封越國公又贈其父為歙州刺史碑所謂有開必先大啟聖猷者是也撰文書碑名字俱泐隸法清瘦頗類御史臺精舍碑不合東漢筆法然僕之所惡于今之為隸者正以不得漢人風骨徒以襲其形貌耳此碑風骨與勁

正喜其于漢人之外别樹赤幟何必公相沿襲千手一同乎

趙德甫金石録第五卷目葉慧明碑下注韓擇木撰并八分書今此碑分書頗類擇木然前欵撰文者載江夏李書碑者載國子監太學生明是兩人非出一手又江夏李三字尚存決知非韓所撰書碑名姓俱泐然德甫既誤以兩人為一又焉知所謂韓擇木者不亦為一時率爾誤書者乎

唐李商隱書月賦

率更書法多尚脩長行書為甚義山此書出自率更而比于率更尤覺長而踰制蓋自魏晉來無有如此書者義山作人絶跌宕不可繩以禮法書亦猶爾余於此聊為書中增一殊觀

楊少師神仙起居法

右楊景度書神仙起居法八行真跡在范一齋總制家乃其先大司馬公所遺曩余在京於林笏齋出以示余

摹得一本并虎兒高宗商左山三跋皆摹之後尚有留
丞相文待詔二跋則未及摹也景度甚有名於宋山谷
推爲散僧入聖爲魯公後一人余竊謂景度險勁有餘
𢿱明和悅暢之氣蓋其生當亂世氣習纖仄未暇仰觀
先聖賢典型但以其資質所近筆力所到走入狹小一
路故僅可比之散僧入聖至於典謨訓誥清廟明堂氣
象則未或有後來王荆公全學其書宜其見訶於紫陽
先生也景度書流傳甚少但據所見真跡聊復臨之以

備五季時書法至步虛詞意實不喜之故不復臨也

宋高宗臨蘭亭

此宋思陵所臨以較賴上本無毫髮之異蓋臨賴本也賴本闕二十七字此僅闕五字後有思陵御押思陵行九而押為五蓋取易飛龍九五之意曩在京師從儼齋大司農公借得宋本初見以為賴上觀後御押知是思陵所臨因絕人事摹得之

宋游丞相景仁藏蘭亭百卷内有一卷為思陵臨賜向

子諲者行列比定武本為寛字亦極圓潤攄適盖其自運本也此卷筆筆規模褚公不惟形似并其神韻而具得之吾嘗謂頼上為褚摹禊帖第一此本又思陵臨頼上第一明眼人必能契余斯語

米臨蘭亭

此米老所摹亦拙存老友得自秦中者黄文獻公稱其貌不必同意無少異衡山云當求于牝牡驪黄之外董文敏公則云絶無本色乃與褚摹相類乍屬目以為貞

觀時物三公之論不同如此余昨摹褚本定為米老所作今摹米本益信非謬蓋其摹褚時意在於褚不規規求似所以神完氣足無所不似故斤斤摹倣無遊行自在之趣反覺未為神似蓋彼則意勝于法而此則法勝於意故也此惟老於書法者知之非吾解人未易窺此語

米元章顏魯公碑陰

老米書魯公碑陰即學魯公宋廣平碑淡勁秀拔在米

老書中別是一種風格與山谷夷齊廟碑全非二老本色故並著之

余曾見魯公碑陰墨蹟超妙入神以較刻本筆力十倍再四追摹不能及其萬一益信古人神妙無方非後來所能彷彿䟦望前良殊增慚愧

魯公為盧杞所忌遣使希烈幽囚汝蔡者殆三年終不屈以死此其義烈真可與日月爭光者也元章痛其死乃為仙去之語以攄其憤懣之思用意良善然吾獨以

為大失魯公之心當希烈遣縊魯公時偽傳有旨公神色不變徐問旨自何日來京師及告言至自希烈乃云此賊耳此其志操定之已久豈復有偷生之志考魯公平生頗溺老佛常時或從陶八八學神仙之術亦未可知及其使希烈一出一入動以義命自安蓋舉平時所為神仙者至此已盡付之浮雲矣藉使果得仙去吾猶將諱之以成公之志節況事理之所必無哉元章不識大義乃以無稽小說大書深刻誣衊昔賢可謂偵矣若

其書法深勁則吾曩時所謂學魯公宋廣平碑者得之恐來者愛其書誤信其說故不可以不辨

米元章蜀素真跡

蜀素卷吳郡邵氏造於慶歷甲申閱二十五年至熙寧戊申邵子中始跋其尾又閱二十年至元祐戊辰米元章始為之書計自甲申始造至戊辰中更四十五年邵子裝䌙藏之特為珍重至米元章自謂腕有羲之鬼遂不復讓此卷明季為吳用卿所藏董文敏以諸名蹟易

之戲鴻堂所刻先據摹本入石故其字跡各小分許曩在京師從儼齋大司農借觀風神秀拔仙姿絶世去戲鴻堂本萬倍為米老行書第一展玩旬日不能釋手歸來追摹其意臨此一卷米老以蜀素余以吳紈且行數適合無餘無欠豈亦有數存其間耶米老書此卷自謂腕有羲之鬼余臨此卷亦自謂腕有元章鬼矣

聖教自有院體之目故有宋一代無稱道者然蘇米諸公往往隱用其筆法而米老尤多乃其平生絶未嘗一

字道及所謂鴛鴦繡了從教看不把金鍼度與人也此卷實筆筆從聖教來余臨寫之次恍然有契特為拈出不使千百世後為古人所欺亦是一適

祝京兆書

他人書千紙一同惟祝京兆紙各異態字各異勢平生無有同者僕推京兆書為有明第一為此也然往往縱逸處多肅括處少不免為沿門擉黑者開先路此則京兆之病此卷圓美中有肅括意縱橫馳騁而不失繩墨

乃京兆書之絶矜鍊者中亦有一二漫筆不免帶本來習氣要之自是京兆合作余見京兆書以百數此故當為甲觀也

篆書譙卦家人卦

卑以自收威如以閑家所以修身齊家之道備而天下之理得矣自世教衰微道法息滅整身無檢律家無則以放恣為髙明以褻嫚為和順縱心所如往而不反失身滅倫必基于此矣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始之不

謹漸必隳之可不戒乎余枯此二卦非以爲書爲整身律家者閑也其用篆者物理其本明不敢易也伊川云作字須用敬篆律尤嚴毛髮有忽全體具廢知此義者可以語學矣一準小篆變化自生至於參差俯仰一中矩度斯亦可爲守禮自得者之一方也圓潤和明仁也中規合矩禮也布分整飭義也變動不居知也準律有恒信也五德具備舉而措之無施不當矣不止一身一家之治矣至由此而悟書法行楷草章直如馳驟康莊

耳

僕論書法有意求變即匪能變少温書謙卦謙字數十兼用大小篆不足又以謝為謙雖字各異體然未免有意求變所以變盡輒窮絳雲在霄化工肖物所以萬古不同者無心於變也作書但因時舒卷即變化具足何事研同較異逐字推排乃始為變乎至於結體最患方整長短大小字各有態因其自然而與為俯仰一正一偏錯綜在手所以能盡百物之情狀少温謙卦如征四

等字必欲擴而大之亦未免排比有跡余為此書一用小篆字不求變然筆之所如興與意會既定視之自無同者質之解人其謂我何如也

十種千文

按董廣川書跋梁武帝得右軍遺書命殷鉄石搨一千字每字一紙雜碎無序因令周興嗣次為韻語當其成時一夕鬚髮盡白自謂心力竭於此書帝甚重之詔令蕭子雲寫進今蕭本世不復傳惟隋僧智永所書真草

八百本散施江東諸寺者至今僅存一二而宋大觀間薛嗣昌所刻宬烜赫有名世所傳為鐵門限者是也自唐以來名能書者多以字各不同體制盡備可以自見筆力故書千文者不可一二計然智永僅得真草二種趙子昂文徵仲亦僅得篆隸行楷四種雍正四年夏余假還二泉道經邗上吾友汪君竹廬囑書篆隸真行草千文各二種每種一自運一臨古共十種為古今千文獨開生面且曰將為余勒之石余遂欣然竭兩年之力

以踐斯諾既成各以李少温筆法篆題其顛字各異態不欲復存永師一筆匪敢自異前規聊用取新來學耳

篆書第一

篆學絶於有明李懷麓傷肥文徵仲傷弱其餘諸家純以綿力揩柱㪷有能屆精華者至趙寒山父子則俗韻逼人不可向邇篆法之陵遲至斯極矣余嘗說篆法有三要一曰圓二曰瘦三曰參差圓乃勁瘦乃腴參差乃整齊三者失其一奴書耳石鼓操縱在手從心不踰篆

書之聖不敢仰攀斯喜遺跡亦復淪絶惟李少温上追史籒下杷斯喜足為篆法中權余學之三十年畧得端緒每作一字不敢以輕心掉之必正襟危坐用志不分乃敢落筆竟此一本凡經半月心力殫瘁乃僅成之陽明言良知非白非黒乃正是赤余之所書亦當作如是觀耳

臨元吳孟思集詛楚第二

元吳睿字孟思濮陽人劉誠意稱其篆筆初若不經意

而動合矩度趙文敏吾子行不能過余在京時新建裘友人魯青以其集詛楚千文一卷贈余筆柔如綿力勁如鐵能於古人法外別開一徑而規矩繩削變不失正篆之逸品也余臨此卷參取太公九府圜法筆思不必盡用孟思而斟酌損益不過十存一二於孟思不傳之妙筆墨之外正有水乳之契前卷守正此卷盡變合兩而觀亦可以得篆法已

隸書第三

張彦遠法書要録論隸書云長毫豪秋勁素體霜妍摧峯劍折落點星懸隸雖變繁趨易要其用筆必沉勁痛快斬釘截鐵而後可以為書故吾衍三十五舉有方勁古拙如折刀頭方是漢隸書體之語自鄭谷口出舉唐宋以來方整氣習盡行打碎專以漢法號召天下天下靡然從之每見方整書不問佳惡便行棄擲究竟谷口隸書僅得漢人之一體且用筆多以弱毫豪描其形貌於古人秋勁霜妍星懸劍折之妙去之殊遠所謂楚則失矣

齊亦未爲得者也余於隸書未嘗一二爲之而心知其意略仿西嶽華山碑筆法爲此書以就正有道亦不欲更墮谷口五里霧耳

臨文待詔隸書第四

有明一代隸書前有金室叟後推文待詔全室承趙文敏遺烈作書古淡猶有前人風韻文待詔專以觚稜斬截爲工則去古法愈遠矣余稍以漢魏法臨待詔使就簡勁即其觚稜不煩繩削自然渊渾透過一步乃適得

其正凡臨古人不可不解此法

楷書第五

余嘗謂晉唐小楷經宋元來千臨百摹不惟筆妙銷亡幷其形似都失惟唐人碑刻去真蹟僅隔一紙雖剥蝕過半而其存者猶可見古人妙處余自少酷愛臨率更醴泉銘得宋搨本悉意臨仿凡千百過後得蘭臺道因法師碑雖覺風骨太露要自同源異流的然率更血派也此本以率更為骨參以蘭亭使其結體駘宕峻而不

削潤而不流多力豐筋是固前人所矜尚也

臨歐陽率更楷書第六

此楷書千文蓋後人集率更字成者董文敏不能鑒別刻之戲鴻帖中且摹勒拙惡全之率更手意余謂醴泉銘率更書之極軌也以醴泉筆法臨率更又臨率更之善則也此本取千文之形模追醴泉之風韻有契與否識者必能鑒之

行書第七

蘭亭聖教行書之宗千百年來十重鐵圍無有一人能打碎者雖米元章自謂腕有羲之鬼卒亦莫能拔奇於前古之外余所見蜀素真蹟卷為其平生第一合書然究其根株實筆筆原本聖教彼雖不言其源流所自固可覆按者也余平生學米最深於蜀素卷尤有徵契此卷亦彷彿得之

臨歐陽率更行書第八

往在京師曾見率更行書千文墨蹟風稜峻峭有不可

犯之色閱已即卷以去未能摹也丙午春老友蔣拙存自秦中摸取以來不覺撫掌稱快率更楷法峻削而中具和明之韻故為唐人第一獨其行書不免風骨太露如吏事帖及千文皆帶本家習氣仲氏雄冠終未得為升堂弟子也余以其楷法筆意臨此書使其觚稜稍歸平淡取其意而不襲其貌臨古之善則也

草書第九

右軍草書獨絕千古子敬則已縱至於顛素則奔逸太

過去之愈遠孫虔禮謂子敬以下莫不鼓努為力標置成體不刋之論也草書須以楷法為之一點一拂皆斂入規矩乃是右軍適嗣妄意使才至於脈興血作夏雲奇峰公孫劍器雖云神逸實乃過則之論也余為草書一以十七帖為宗兼取絶交書譜淳化諸帖毋令偭規改錯不墨守規矩無以致神明臨古者知之

臨薛道祖草書第十

有宋蘇米四家各以逸足馳騖藝苑惟薛道祖墨守晉

人成法無少踰越雖才力超軼不及蘇米然自唐以來能得晉人心法者道祖一人而已曩在京師見其千文真跡全法蕭子雲意其時子雲書跡尚未泯滅故得悉意為之今子雲之書不可見見道祖此卷猶是中郎虎賁何義門先輩嘗言章草於今不可書恐字體不備不免率意撰寫取戾方家道祖此書上棭鍾索下開二宋信是子雲適嗣究其源流何嘗一筆無來歷乎

跋自臨皇甫明公碑後

昔人謂有唐一代楷書歐陽率更第一率更碑版化度寺醴泉銘為最二碑在宋時便已剥蝕佳搨絶不易致令人有甘井先竭之嘆世所傳皇甫明公碑用筆結體較二碑為少遜然完字尚多略存率更面目余嘗見舊拓數本肥不賸肉瘦不賸骨蕭爽秀潤與近搨本絶異世之學是碑者或失之板滯或失之寒峭皆未得其妙處所在也余臨此卷意欲追取信本精神而自愧工力淺弱不能少異流俗尚當悉力求之存此以自勗云爾

竹雲題跋卷四